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躋雲樓 第六回 奠雁晨佳人辦才郎

話說螭娘回到湖來，洞庭君夫婦一見大驚，說道：「女兒，你既係有家，應從夫度日，何得無故而回？」螭娘答道：「孩兒此來，一則歸寧父母，二則正為柳郎。」辰太太問道：「這是怎說？」螭娘答道：「孩兒奉侍柳郎，已近三載，並未得生得一男半女。恐他為我所誤，故回到家來，替他再娶一房，好叫他上接宗脈。」洞庭君道：「這卻做得甚是！咱宮中婢女頗多，俟回家時，揀好的帶個去罷！」螭娘道：「一切婢女，那堪入選！柳郎另有夙緣，久經失迷孩兒欲代為尋著，好叫他彼此團圓。」住了幾天，螭娘就女扮男裝，扮做柳毅的模樣。但見他：

頭戴烏紗，身著紅袍。腰間玉帶，瑩潔並日星之光；腳底皂靴，莊擬尚山陵之勢。來擲果於車前，俟俏堪擬潘安。覘雞群其鶴立，風流不減叔夜。真乃翩翩官度，那同泛泛才郎！

螭娘向辰太太道：「母親，看孩兒可像柳郎嗎？」辰太太道：「卻也酷似！」螭娘就領了兩個家人：一個叫紅鯽，一個叫河鯉。帶了三百兩銀子，出了洞庭，直投岳州而來。到得岳州，落了店裡，吩咐店主道：「有官媒婆，給我叫一個來！」店主聽說，應允而去。

卻說岳州城中有一個官媒婆，叫做施巧嘴，他常在鄉紳人家走動，適值他在家，還未出外。店主找到他家來，說道：「我店裡新下了一位官長，他著我來叫你，大約是要娶妾。這定有些財發，你作速跟我前去！」施媒婆聽見這話，飯也沒吃，就到店裡來。見了螭娘，磕了頭，起來在一旁站著，問道：「老爺叫小婦人，有何吩咐？」螭娘道：「下官姓柳，是朗州府武陵縣人。係兩榜出身，現做部郎。不幸太太去世，家中無人料理。今告假回家祭祖，路過此處，托你給我說一位太太，以便帶回京去。事成自有重賞。」施媒婆答道：「老爺既然相托，小婦人敢不留心打聽！數日後來回老爺信罷！」

螭娘又拿出文扇一柄，上面寫詩兩句：

織女下機河畔待，專望七夕填鵲橋。

螭娘向施媒婆道：「這扇子係下官親筆寫的，詩句係下官親手做的。人也女子有愛中此扇者，這媒就易說了。」施媒婆接過扇子，回到家來，與他伙計商量說：「這是個現任的官員，結親須要門當戶對才好。城裡幾家鄉宦，並無閨女，那裡給他去尋？」他伙計答道：「西街上王夫人家還有一位女娘，人家也好，何不那邊去說一頭？且這位老爺姓柳，安知不正合彼意！」

兩個議定，就同到王夫人家來。王夫人問道：「你兩個是來提媒嗎？」答道：「正是！」王夫人道：「有成的便說，沒成的不必開口。我且問你：說的是那家？」二媒答道：「是外來的一位老爺，他家姓柳，係朗州府武陵縣人。兩榜出身，現做京官。日下失偶，回家祭祖，路過岳州，要娶一位太太，好帶進京去。若不是姓柳，斷不敢輕來相瀆。」王夫人道：「這卻罷了！等我拿拿主意，明日你兩個再來候信。」又向施媒婆問道：「你手中扇子，是要賣的麼？」施媒婆答道：「不是，這扇子是柳老爺親筆書寫的。人家的姑娘有愛中此扇者，好借此以便結親。」王夫人道：「你暫把扇子留下，叫我家姑娘看看！」兩個媒婆把扇子交與王夫人，出門走了。王夫人向虓兒道：「適才兩媒所說，籍貫、家鄉的是柳郎無疑了。明日再來，我就應承了他罷！」虓兒道：「既有前盟，豈可更改！若不是柳郎，孩兒的詩句如何寫在他扇子上？」

次日飯後，兩媒婆果又來問信，說道：「太太主意拿定了麼？」王夫人道：「無容再說，叫他擇期來換東罷！」二媒婆見王夫人已經應承，就兩下裡磕了喜頭，各得賞銀而去。

時正三月中間，螭娘換過了婚書，就擇於四月初十日過門。到了那天，彩轎紅燈，細吹細打，把虓兒娶進店來。拜過天地，送入洞房，不題。

卻說王夫人先到，把新郎一看，甚是喜歡，那辨真假！惟虓兒心中有些疑惑。午間送飯的女客，不下百有餘人。各各俱渾身錦繡，滿頭珠翠。每人俱有黃金鑲成的個「王」字，插於頭額以前，見者莫解其意。

晚間客散，螭娘進入洞房。剛才坐定，走過一個丫環，手執詩箋一幅，說道：「這首詩，係新娘親自做的，呈於貴人過目。」螭娘接過，讀其詩云：

佳婿乘龍喜氣揚，看君何似一娘行。
今朝雖諧鳳凰卜，柳郎恐非真柳郎。

螭娘把詩念完，心中暗道：「這個虎精，倒也伶俐，叫他看出破綻，殊覺不妥。」遂拈筆和詩一首，叫丫環送去，說道：「這條貴人和詩一首，祈新娘萬勿見晒！」虓兒接過，看其詩云：

彩鳳輦來瑞氣揚，俟庭安兒是娘行？
將來共占熊羆夢，柳郎依然真柳郎。

虓兒暗暗想道：「你看這詩句，只講異日，不論當前，這個嬌客定是假的了。我就此回去，如何見得母親？且惹人恥笑！暫且住著，看他帶到京去。若無真正柳郎，看他把我置於何處？」螭娘恐怕露出馬腳，向前說道：「娘子，今夜夫妻初會，本該同牀。但前妻亡去未久，目睹新人，想起有些不快，暫且各睡。俟回京時，再成親罷！」虓兒答道：「如此正合妾意！」遂叫侍兒把房門關上，就枕睡去。螭娘亦在外間裡，獨自就寢。從今後，日日如此。

不覺倏忽之間，已過對月。螭娘僱了車轎，辭別了王夫人，領著虓兒，直投長安而來。王夫人仍回山陰嶺去了。螭娘到了長安，落在店裡，向虓兒道：「下官先到衙門，再差人來接你。」虓兒應過。

卻說螭娘到了家中，見了柳毅，告道：「妾已替相公娶了一位佳人，現在店中。一會接來，成親只可黑影裡，就寢斷不可點上燈燭，使他與我鬥氣。」柳毅道：「下官曉得了。」

起更時分，著人抬轎，把虓兒接進衙門。螭娘先領他到一座暗室內坐下，說道：「欽天監奏道，今夜京城主有火災，奉旨大門小戶俱各禁火一宵。今晚且暗寢罷！」虓兒信以為真。約有二更以後，螭娘出去，柳毅偷進房來。把門關上，解衣上牀，與虓兒並肩睡去。

到了天明，虓兒起來梳洗，柳毅還沒睡醒。虓兒向前一看，這才是西廂下借宿的真柳生哩！暗驚道：「幸無失身於別人，壞我名節，但彼時私見一面，恐柳郎未必還認得我。」就口詠一詩，道：

臥依繡榻候熏風，舉日漫望崖嶺東。
黛綠仙娥幸在御，茅廬故址何妨空。
巫山猶舊約漸赴，桃源雖迷路已通。
欣幸今宵同枕事，寧雲蝴蝶一夢中！

虓兒念完此詩，那柳毅睜眼問道：「娘子，所念的詩句是自作的，還是套來的？」虓兒答道：「是妾從山陰嶺洞旁石壁上詩句套下來的。」柳毅道：「你一個女子，如何就到了那裡？」虓兒答道：「妾母子雖居岳州，山陰嶺實係故處。」柳毅道：「如此說，你就是寅夫人的女人了。」虓兒答道：「賤妾正是。」從袖中取出耳碗一支、汗巾一條，付與柳毅，道：「此原係郎君聘妾之物，今日仍舊奉還。但所贈之繡囊，不知還存留否？」柳毅答道：「常佩身邊，何敢失去！」虓兒道：「妾與郎君，係有夙緣，自應終歸君手。但不知替君娶我的是為誰人？妾贈郎君的詩句，為何落在他手？」柳毅道：「不必究問，一會便見明白。」

話未說完，窗外叫道：「相公，快快開門！我與新娘子講話。」柳毅起來，把門開了，螭娘進入屋中。虓兒一見是個女流，羞

得滿臉通紅，說道：「姐姐，何相戲之深也？妾與相公結親，有素小轎一乘，盡可把我接來，那裡煩得如此周轉！」螭娘道：「別無話說。但問妹子：這柳郎可是真的不是真的？」虬兒掩口而笑。從新又擺香案，柳毅與虬兒也拜了天地。又來到中堂，參拜螭娘。虬兒道：「小妹年幼無知，諸事還望姐姐寬諒！」螭娘也道：「論娶之先後，愚姐早占春光；論聘之早晚，賢妹先係赤繩。嗣後不講誰大誰小，只要一心一計。」虬兒道：「小妹諸事，謹遵娘命。」

柳毅問虬兒道：「昔年借宿嶺上，你家姓寅；今日結縷岳州，卻又姓王。這卻是何緣故？」虬兒答道：「妾母子被熊大王所逼，不能相抗，故避居岳州，改作姓王。相公的娶期，因此耽誤。妾知相公定不空返，必有手跡。回去一看，果有律詩八句。留心抄來，時常諷誦，以慰渴望。在岳州住了二年，母親要把妾送到梅花村中去。妾念聘則為妻，奔則為妾。未經親迎，私自送去。終係明珠暗投，未免有玷女史。力違母命，所以等至於今，費了姐姐的許多氣力。」螭娘道：「妹妹，你的人品這樣端方，庶無愧為女中領袖。」柳毅向虬兒道：「娘子，看你的容顏，居然仙子；論你的原身，終屬山精。枕席之間，叫下官到底有些害怕。」虬兒道：「龍虎，一也。相公既不怕龍，寧獨怕虎乎！」三人彼此大笑。

卻說柳毅又娶了這位夫人，商璉聽說，又傳知同寅，登門拜賀。熱熱鬧鬧，住了些時。皇上旨下，把柳毅外放江西撫州府郡守。領憑已過，柳毅因府屬太大，要多請幾位幕賓，然後上任。

螭娘道：「一切公務，有俺姊妹二人，盡可代為恭酌，幕賓何必多請！但出做外員，不同內官，必有著己的親朋，待帶幾位，是個扶傍。」柳毅道：「家中無人，卻叫下官帶誰？」虬兒道：「賈家爹娘，獨非相公的至親嗎？何不把他接了來？」柳毅道：「二位夫人說的甚是。」隨即寫了一封家書，帶去百金的盤纏，著人往武陵縣去接賈慶長夫婦。外又帶字一函，請程惠心的安。這且按下不題。

卻說柳毅到任，住有半年，大法小廉，弊絕風清。一郡之人，群稱龔黃在世。一日，柳毅從省回署。路間正走，忽從空中落下桂花兩枝，當於橋前。柳毅著人拾起，莫解其故。歸告二位夫人，虬兒道：「妾姊妹二人，俱懷凡胎，將來未必不應在此。」螭娘向柳毅道：「妾等雖係無知，古人胎教之說，竊思遵守，以生貴子。俟分娩後，再與相公同寢罷！」柳毅道：「任從爾便。」自此以後，兩位夫人晚間並不當夕。

卻說賈慶長夫婦，見了女婿的家書，得了百金的盤纏，就收拾行裝，同柳毅的家人直投撫州而來。進了衙門，翁婿一見，敘了許多的家常，甚是優待。兩位夫人視慶長夫婦，不啻生身父母一般。慶長夫婦待二位夫人，無異身出的女孩一樣。

住有幾月，螭娘、虬兒同日同時，各生一子。柳毅大喜，宰豬殺羊，拜謝天地。賈夫人一切照料，無不應心。螭娘之子，起名柳萼。虬兒之子，起名柳華。兩位夫人念賈慶長無後，又給他娶了一房。後來也產了兩個兒子，慶長夫婦甚是銜感。

不知柳毅在撫州後來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